土炕

刘志洲

“远来君子到此庄，莫笑土窑无厦房。虽然不是神仙地，可爱冬暖夏又凉。”这是一首赞美黄土高原上独特的窑洞民居诗作。窑洞是黄土高原独有产物，更是人类居住的活化石。说起窑洞，就不能不说窑洞的“灵魂”——土炕。

俗话说：“三亩薄田一头牛，老婆娃娃热炕头。”土炕就像一块磁石，牢牢地、紧紧地团结着黄土高原上的每一家人。人们劳动一整天，回到家里，顺势倒卧在暖和惬意的土炕上，伸伸懒腰，或盘腿坐在炕上，闭目养神，再熬喝上一杯罐罐茶，顿觉肌肉松弛，疲劳顿消。

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大人们经常唱的一首民歌，其中这样唱道：“我把红军没错待，住的暖窑热炕炕，吃的白馍夹肉菜。”窑洞和土炕从来都像一对孪生兄弟，没有土炕的窑洞不能住人，有了土炕，窑洞才显得有生气。通常窑洞刚进门就是土炕。标准尺寸的窑洞，一般都只一门一窗一炕，能睡四至五人；而宽敞点的窑洞，左右窗户下各盘一炕，叫“对口炕”，中间则是人行通道，能睡下十几人甚至几十人。紧挨着土炕便是“土基子”砌成的高约三十公分的栏坎。“土基子”就是一种用特制的模具制成的像砖一样的土块，用来盘锅灶，其好处是：做饭烧火，饭做熟了，炕也就连带着烧热了，一举两得。节约柴禾不说，柴禾烧过之后的草木灰，又是很好的钾肥，施在地里地肥、苗壮。

在黄土高原上，人们又习惯性地把土炕称“炕”、“火炕”。人们大都管砌炕土活叫“盘炕”，大体有两种盘法：一种是用“土基子”砌成一个长方形的高二尺五左右的炕墙，在最中间位置砌个土柱子用以支撑炕面的压力，然后给炕墙里填满干土，夯实、抹平，再一锹紧挨一锹倒上七八寸厚的麦草泥，过个两三天，等泥里的水分蒸发得差不多了，人站在上面一脚紧挨一脚地踩踏，一两天后，用平头石锤子或棒槌使劲捶打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捶不动为止，这时，泥便彻底成了一个整体。大约个把月后，在窑门一侧的山墙处选择合适位置事先挖好烟囱，再把炕墙中间偏下位置抽开五六页“土基子”，人爬进去，像挖煤工人一样一点一点地把干土刨出来，土掏完了，再用泥抹好炕洞和炕墙，然后用柴火烧，烧干为止。从炕洞里掏土是盘炕活中最艰苦的一个环节。这样还不算完工，还要装饰，请个木工师傅给炕墙上面镶一个木质炕沿，既好看又光滑。用这种方法盘成的土炕，盘时比较麻烦，但结实耐用，用个二三十年都不成问题。

另一种是先用“土基子”砌成一个长方形的炕墙，再用炕基子支撑，最后用麦草泥填缝。炕基子大小一般长三尺五，宽二尺八，用专制的模子装入草泥，捶实待干后，即可用。四或六张可支成一个土炕，不用填干土也不用费劲掏土。虽做法简单，但却不耐久，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，往往就会将炕跳塌，因此，人们多采用第一种做法。

土炕的炕洞中燃烧的一般都是极易取得的庄稼秸杆和柴禾、山里的蒿草等，再煨些柴草、麦衣、树叶等，睡在上面舒坦、温暖，通体热乎乎的。能让人热到骨头里，有一种温情的、无法言传的热。比城里电热毯的燥热要好许多，在北风呼呼的冬夜，倘若你在幽静的陇东山村，躺在一面热炕上，捂上被子，手捧一本书渐入佳境；抑或在大雪纷飞的深夜，一觉醒来，炕热乎乎的，你翻了一次身，很快又进入梦乡……

土炕，过去也是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接待客人的“上座”，以炕代桌、以炕代凳，客人一进门，就先招呼着脱鞋上炕，在炕上吃饭、休息、拉家常、谈正事，让人瞬间感到一种独特的待客方式和高原人特有的热情。

紫薇之美

钱续坤

对于“薇”的最早认知，准确地说是在阅读了《诗经》之后，其中的名篇《小雅·采薇》至今还能够吟哦几句，同时知道那所采之薇是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；这种弥足珍贵的野豌豆，后来还被隐居首阳山的伯夷、叔齐采食过。可是了解“紫薇”这个名词，却是在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热播之时，那知书达理、温柔娴淑的紫薇格格，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；而真正认识那花团锦簇、灿若云霞的紫薇花，则又要往后推上一段时间，并且对其就像是遇到了红颜知己，可谓相见恨晚，一见倾心。

首先倾心的是紫薇的花形之美。紫薇在我们乡下多为零星栽植，之前虽然偶有所见，却因掩映在葱茏的万木之中而没有过多地关注；倒是我现在蜗居的小城，公路两旁、公园内外、湖畔溪边，随处可见她妩媚艳丽的摇曳身姿：红的娇艳，紫的优雅，粉的温婉，白的靓丽，甚是清雅迷人，赏心悦目。眼球此时似乎也变得更加贪婪起来，总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洞察那含苞待放的激动，那低眉颔首的娇羞，那婷婷玉立的绰约，那袅袅娜娜的柔美……每一朵花只有一次盛开的机会，她们都会小心并且认真地对待，决不容许错过一步成遗憾，或者错开一朵留笑柄。这些细碎紫红的笑颜，爆米花一般竞相绽放，同时密密匝匝地邀约在一起，很快便会形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花球，在夏日的暖风里招呼着熙熙攘攘的来往过客；还有那淡雅的芬芳，馨香的气息，会刺激着你的嗅觉，熨贴着你的肺腑，让你在这炎炎的夏日，惬意地领略另类的万种风情。

其次倾心的是紫薇的坚韧之美。其坚韧在我看来，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可活500年以上，并且对环境从不挑剔，田埂上、原野中、院落里，到处可见“桃李无言又何在，向风偏笑艳阳人”的俊俏身影；对气候从不屈服，无论是狂风暴雨，还是烈日炎炎，抑或露压霜凌，她都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，因此千万不可小瞧那端庄儒雅的外表之下，深蕴着的丰富内涵、坚强意志与坚定信仰。二是花期特长，历时四、五个月之久，故享有“百日红”的美誉，这与“娇颜映日含香远，媚影临窗带露湿”的月季花堪可媲美；对此，宋代诗人杨万里留有诗赞：“似痴如醉丽还佳，露压风欺分外斜。谁道花无红百日？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明代薛蕙对这种观点显然也予以认同：“紫薇花最久，烂熳十旬期，夏日逾秋序，新花续放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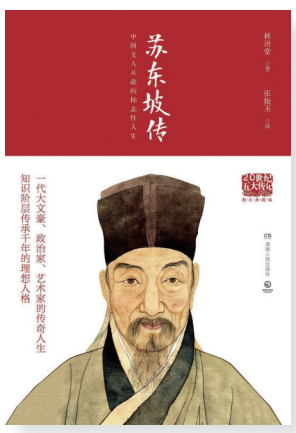
再次倾心的是紫薇的人格之美。一如“岁寒三友”“花中四君子”之称谓，古时亦有“十八学士”之说。前人将紫薇、茶花、南天竹、六月雪等十八种花木并誉为“十八学士”，居首的紫薇花被视为“官样花”，无怪乎品味志趣相投相契的封建士大夫们，多对紫薇花情有独钟，常借花言志，托物抒怀。别的文人墨客姑且不论，单说晚唐诗人白居易，他在志得意满时曾诗兴大发：“丝纶阁下文书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？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不曾想第二年他被明升暗降派至杭州任职，面对西湖边上的大片紫薇，那种感觉却迥然有异：“紫薇花对紫薇翁，名目虽同貌不同。独占芳菲当夏景，不将颜色托春风。”顺境与逆境的巨大落差，让“紫薇郎”时隔一年便变成了“紫薇翁”，难能可贵的是，他那“晓迎秋露一枝新，不占园中最上春”的鲜明个性，依然在诠释着人格之美，美在一份从容与淡定，美在一份自信与超然。

此外，紫薇还有一种“臭美”的俗称：“痒痒树。”宋代梅尧臣诗云：“禁中五月紫薇树，阁后近闻都著花。薄薄嫩肤搔鸟爪，离离碎剪晨曦霞。”此诗就很形象地描绘出紫薇的憨态可掬与活泼可爱之处，人若用指甲搔弄紫薇的树身，树上的枝枝叶叶就会乐不可支地轻颤起来；轻颤起来的，当然还有受到熏染的心情，让你怎能不去尽情地欣赏这夏日的美丽？去酣畅地感受这紫色的柔情？

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

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

蔡淑娟



《苏东坡传》有多种版本，我最喜欢看林语堂先生创作的。2018年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详细记录了北宋时期苏东坡的坎坷、传奇而又辉煌的人生历程。再次读《苏东坡传》，又被他的高尚品质和卓越的才华所折服，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书画家。

苏东坡，原名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生活在公元1037年至1101年之间，是宋代文坛的巨匠，被誉为“文坛领袖”、“豪放派代表”。他的一生，既有政治上的波折，也有文学上的辉煌。

在政治上，由于苏东坡性格直爽，敢说敢言，多次直言进谏，反映老百姓生活疾苦，深为小人所痛恨，因此多次遭遇贬谪，被流放到边远地区，环境极其艰苦，遭了不少罪。

苏东坡从政的前半生，一直不得志，也不得施展抱负。他虽然历经波折，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。在被贬期间，他并没有沉沦，他始终忧国忧民、关注民生。他在担任徐州知府期间，当时洪水泛滥，负责建设工程的人畏罪自杀，紧要关头苏东坡亲自抢险救灾，几十天不回家，带领官员积极治理水患，使当地百姓免受水灾之苦。

据记载，苏东坡特别关心百姓生活，他曾经拯救过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，抚养在自己家里，解决了孩子们的温饱问题，他也不富裕，因此还一度造成自己家庭生活极其困难。但艰苦环境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，就在这一段最难的时光，他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。比如《水调歌头》，其中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流传至今。

纵观古今，苏东坡前辈的艺术成就，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，他本人对人热情、宽容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所以他诗词作品笔风豪放洒脱，被誉为“豪放派”的代表。他的诗词，既有豪放派的奔放，也有婉约派的含蓄；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考。他的《赤壁赋》、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作品，也流传千古，影响深远，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，他的作品和事迹被后人所敬仰。

林语堂评价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、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、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等等。总之，苏东坡是宋代为数不多的文政兼备的一个人，也正是他出众的才干，才为他一生带来很多坎坷。但苏东坡不被环境所左右，总是想法创造生活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生活。生活虽苦，但他心态好，能把自己的人生低谷过成高光时刻。要说古代的名人，苏东坡绝对算是一个典范，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

水乡的早晨　汤青摄影

古人治洪

许世昌

在风雨交加的夏日，洪水如同脱缰的野马，肆虐大地，留下满目疮痍。然而，面对这自然界的肆意怒吼，人类并未束手就擒，早在文明初始，便留下了与水患抗争的英勇篇章。大禹治水的传说，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奇迹，仅仅是这部宏大治水史诗的序章，其后的历史长河中，更有无数治水英雄，以血肉之躯，书写了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洪水，自古以来便是悬在百姓头顶的利剑，威胁着生计与安全。因此，防洪成为了历代王朝不可忽视的国之大事。从西汉的“河堤使者”到北宋的“河堤判官”，再到明朝的“总理河道”，防洪官员的职位变迁，见证了国家对水利治理的日益重视。尤其是明朝的“总理河道”，不仅肩负治水重任，还被赋予了军事指挥权，足见其职责之重大，权力之显赫。

法律与制度的完善，是古代防洪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金朝的《河防令》作为最早的防洪法规，明确了防汛责任与周期，为后来的水政管理奠定了基础。汛期前的沿河巡查，官员的守堤轮值，以及严格的奖惩机制，无不体现了古代社会对防洪工作的严谨与周密。

预警机制的建立，则是古代智慧的又一闪现。“水报”系统，利用快马接力，将上游的险情迅速传递至下游，犹如古代的紧急广播，确保信息的及时传达。元朝的报警驿站体系更为复杂多样，陆站、水站遍布，甚至在东北边陲创造性地设立了狗站，利用犬只灵敏的嗅觉和速度，构建起独特的预警网络，彰显了古人因地制宜的卓越智慧。

水文监测，作为科学防洪的关键，亦在古代得到高度重视。“白鹤梁”，被誉为“古代水文站的明珠”，在长江的波涛中静默记录着千年水位变化。古人巧妙利用其自然露出水面的规律，刻石留痕，以“石鱼”标记枯水线，这不仅是对自然的观察，更是对未来的预判与准备。

至于排水系统的构建，赣州的福寿沟则是不得不提的杰作。这项始于北宋的排水工程，历经千年仍发挥着效用，证明了古人对城市水利规划的长远眼光与精湛技艺。它不仅是一项技术成就，更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实物见证。

综观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，与洪水的斗争从未停歇，但正是这些挑战，铸就了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。每一次灾难的洗礼，都是对团结与智慧的考验，促使我们不断进步，共同构筑起更加坚固的安全防线，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迈进。

时光里的顶针

徐玉向

在岁月的角落里，一枚小小的顶针，承载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妇女的勤劳与温柔。

那时候，农村的日子简单而充实。每当阳光洒在农家小院，妇女们便开始了手中的针线活。缝被子、纳鞋底，这些看似平凡的劳作，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顶针，便是她们手中的得力助手。

记忆中的顶针，通常是金属材质，表面布满了细密的小坑。它套在手指上，宛如一枚小小的护盾。当那尖锐的针穿过厚厚的布料，顶针便发挥了它的作用，抵住针尾，助力针线顺利前行。妇女们熟练地摆弄着针线，顶针在她们的手指上闪烁着朴实的光芒。

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身旁放着装满针线和碎布的笸箩。她的眼神专注而认真，手中的针线在布料间穿梭。顶针在她的手指上，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。那时候，家里的被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她挑选着柔软的棉花，铺上干净的棉布，然后用针线将它们紧紧地缝合在一起。每一针每一线，都饱含着对家人的关爱。而顶针，见证了这一份温暖。

纳鞋底更是一项费力的活儿。厚实的鞋底需要用粗针和结实的线才能穿透。母亲戴上顶针，用力地把针穿过鞋底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线拉出来。一针又一针，鞋底上逐渐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脚。这些针脚，不仅是母亲的辛勤付出，也是家庭温暖的保障。

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，农村妇女们用顶针和针线，缝补着生活的缝隙，编织着家庭的温暖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顶针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如今在农村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已经很少有人再用顶针缝被子、纳鞋底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现代化的缝纫工具和机器。

一枚顶针，虽不大，却意义非凡，它承载了妇女们的智慧和坚韧，也承载了那段艰苦却充满温情的岁月。